



紫金文库

和辛夷 在一起的 星期三

她终究只是他生活里的
一个旅人。

第一次相遇时没有牵手，

现在，

也只能这样了。

朱辉
——著

朱辉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朱辉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 / 朱辉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6-7

I. ①和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426 号

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

朱辉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戎 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32 千字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6-7

定 价 46.00 元

目 录

惘然记	/ 001
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	/ 011
相约日暮里	/ 024
别人的眼睛	/ 041
暗红与枯白	/ 057
看蛇展去	/ 076
驴皮记	/ 095
红花地	/ 108
变脸	/ 121
苏辰梦见了什么	/ 136
红口白牙	/ 154
青花大瓶和我的手	/ 168
类似于自由落体	/ 179
绝对星等	/ 198
小说闲谈（代后记）	/ 223

惘然记

子蔚爱上了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有家室，但他也很爱子蔚。子蔚和他在一起的机会不多。这固然跟他有家庭有关，主要原因还是：他太忙了。为了公务或生意，他经常在几个城市间穿梭往返，他乘着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。有时候，子蔚站在阳台上，看着钻进云层的飞机，心里想，这是他乘的飞机吗？又要过多长时间才能见到他呢？再见到他时，子蔚就骂他：你真像是一只鸟儿啊，你是一个鸟人！后来，子蔚就经常用“鸟人”来称呼他。“鸟人”里的这个“鸟”字，子蔚读成“niao”，而不是别的。

好了，开始讲故事吧。子蔚的情人叫王杜。王杜三十多岁。他在一个机关任职，也做一点生意，算是有一份成功的事业。他和妻子周禹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同级而不同班，大学毕业后两三年他们就结婚了。再过两三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孩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三口之家，丈夫在机关，妻子在高校，一个女儿，就这

样。他们过着大家熟知的家庭生活，主要内容是：挣钱（工资和工资外的），事业上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功（小台阶式的，细水长流），买菜、做饭、睡觉，逗逗女儿。婚前两个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天空是开放式的，结婚后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张由道义、感情、责任之类材料织成的布幔把两个人罩在了一起。后来这布幔底下又添了一个女儿。王杜首先感到了憋闷甚至烦躁。布幔是深灰色的，像蒙古包的顶，城市的风吹不进来，王杜躺在床上总盯着那张无形的布幔看，他希望那儿出现一个洞。这时候，他认识了子蔚。

王杜和子蔚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他们有时候会躺在床上，回忆他们的初识。其实王杜和子蔚究竟是怎么认识的，对大家并不重要，这个世界给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提供了太多的这样的机会，总之，他们认识了。子蔚二十多岁，在一家合资公司任职，单身一个人住着一套租来的房子。有机会王杜就来看她，有时会在她那儿过夜。

子蔚和王杜谈过婚姻的问题，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，谈过不少次。每次王杜都用别的话，或动作（譬如拥抱接吻）把话题岔开。当然谈多了。子蔚也有了自己的打算，她现在年龄还不大，等到了二十四五岁，顶多二十六吧，这件事就应该有个最后的决断了。她和王杜还是有婚姻的可能的。也有好几个人在追求子蔚，但他们都比不上王杜。王杜曾说过，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子蔚有时候会很冲动地想：我这一次就怀上他的孩子吧，那样他就必须娶我了。但她每次都在最后的关头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王杜的妻子周禹已经有了点察觉。王杜经常外出，有时还在外面过夜。她当然会问他。有的人撒谎被识破是因为他的眼睛和嘴不

肯配合，嘴上理直气壮，眼睛却是游移的。王杜能把嘴和眼睛协调得很好，但是他的身体却常常力不从心，这一点瞒不过妻子。周禹细心同时也温文尔雅地注意着王杜。

为了一件生意上的事，王杜要到南方去一趟。这件事不能让单位知道。王杜请了几天病假，买好了飞机票。他对周禹说：我到那儿会给家里打电话的。你不必送我了。周禹说：我还是送送你吧，今天我正好没课。王杜没办法，只好依她。两人在楼底下打了辆车，直奔机场。

到了机场，周禹把王杜送进候机大楼的旋转门，就跟原车回去了。分手的时候，周禹说：平安！王杜也挥挥手。周禹有点迷信，她送人上飞机，不说“一路顺风”，只说“平安”。

王杜看着周禹坐的出租车绝尘而去，马上出了候机大楼。他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，打了一辆车，往城里开去。司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王杜说：我忘东西了，不过时间还来得及。其实王杜的机票是第二天的，他省下一天的时间是为了去会子蔚。细心的周禹也有粗疏的一面，她就没想到要看看机票。

王杜在车上用手机给子蔚打了个电话。子蔚喜出望外，他们已经十多天没见面了。子蔚抓紧时间洗了个澡。在浴室里，子蔚想，他要来了，我在洗澡。子蔚有点不好意思。子蔚想，我在洗澡，而且红了脸，我这算是什么呢？她洗好，揩干了身子，本想穿上睡衣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衣服穿戴整齐。她把微微沾湿的头发也擦干了。子蔚不想让王杜看出自己是为了迎接他而先洗澡的。

王杜来了。一见面两个人就拥在一起。他们接吻、抚摸，然后做爱。王杜是子蔚的第一个男人，所以子蔚对男人和性的全部好奇都集中在王杜身上；而子蔚是王杜的第二个女人，子蔚对王杜而言

有一种经过比较后的新鲜和刺激。他们纵情地狂欢。正因为他们不能经常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一直保持了那份激情。后来他们累了、困了，搂抱着沉沉睡去。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看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。

子蔚去厨房做点吃的。王杜坐在沙发上听音乐。他们吃完了饭，又躺到了床上。子蔚问他，怎么有时间过来的。王杜把大概情况讲了一下，说自己明天还得走。说着又把子蔚抱在怀里。平常，每天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，但今天他顾不上了。他们连电视机都没有打开，这样王杜就错过了一条新闻。这条新闻和他大有关系，但他没能及时知道。

新闻是飞机失事了。就是王杜本该乘坐的那架航班。飞机落地时起火爆炸，机上人员无一生还。王杜一到机场就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惊呆了。他倒没想到要感谢子蔚，只觉得是自己的运气。但他立即想到了麻烦。几天后他将要回去，该怎样对妻子解释呢？由于失事的机场被封锁，当天的这次航班只能在离目的地一百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降落。在飞机上以及去目的地的汽车上，王杜一直在计划着怎样才能自圆其说，但他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办法。

王杜心事重重地办完了事，买票，回去。他下了飞机，没敢立即就回家，而是先到了子蔚那儿。子蔚这时也早已知道了飞机失事的消息，她吊着王杜的脖子，流着眼泪说：谢天谢地，你没有乘那架飞机。这说明了什么你知道吗？她说：这说明了你对我的重要，你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是安全的。她说：我爱你。

王杜心里非常惶恐。他在子蔚的住处待了一天，强打精神和子蔚亲热。子蔚敏感地觉察到了王杜的敷衍，说：你请的假到期了

吧？你回去吧，你总要回去的对吗？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，你妻子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哩。她不会为难你的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了解女人。子蔚觉得王杜这次能够死里逃生，是由于自己给他带来的好运，这是个好兆头。她心里高兴，也变得大度起来。她还帮王杜设想了几套回家的说辞，由王杜自己决定怎么说。她甚至还在心里暗想，索性就让王杜把真相说出来吧，迟早都会有这一天的。但她终于还是没有提。王杜家现在肯定已经够乱的了，她不想在这时候再添乱。子蔚想，王杜是只鸟，并不是一条可以从混水里摸来的鱼，没有哪个男人会钟情于一个喜欢胡搅的刁蛮女人的。

临分手的时候子蔚说：鸟人儿，我等着你回来。

王杜硬着头皮回了家。家里已经乱了套。小孩被送到了本市的一个亲戚家，周禹蓬头垢面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红得像两个桃子。王杜这次外出是瞒着单位的，幸亏周禹的神经还算强健，还没有告诉单位，否则乱子将会捅得更大，越发不可收拾。但周禹已经打电话告诉了两边的家里，很快就会来人。周禹一听说飞机出了事，马上就瘫在了沙发上，她一面哭着一面打电话给机场，机场很快用电脑查询了一下，告诉她，出事的那次航班的旅客登记册上并没有王杜这个名字。周禹不信，她认为民航部门还想瞒着她。她悲痛欲绝，心里完全乱了方寸，也没想到再查一查其他的班次。她不停地往周禹的手机上打电话，一直没有打进去，因为王杜根本就没敢把手机打开。周禹心里马上就有了个预感：没准儿王杜真的没在那架飞机上！可是，他又到哪儿去了呢？

王杜回来了，毫发无损，只是人瘦了一圈。周禹一见丈夫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扑上来，抱着王杜哇地哭出了声。王杜轻轻地拍着周禹的后背，心里也酸酸的。周禹哭了一会儿，声音小了

下来，但她抱得更紧，下巴把王杜的肩膀压得生疼。王杜的眼睛也湿湿的。

周禹一面问王杜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一面忙着给两边家里打电话，让他们都不要来了。周禹开始的询问很平和，甚至不能算做盘问。王杜本想支吾过去，他说，他刚要进安检，手机响了，单位有急事要找他，他只好改签了第二天的机票。王杜尽量说得轻描淡写，但周禹立即把脸色拉了下来，她冷笑说：不是这么回事！第二天你总该知道飞机出了事吧，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？你把手机一直关着，心里一定有鬼！王杜哑了。他脑子一转，立即就放弃了继续争辩的念头。他说：我去看一个朋友了。周禹说：果然是这样。是一个女的，对吗？王杜嗫嚅道：是的。

周禹不再说话。她的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，仿佛两只红红的桃子被碰伤了，渗出了液汁。她伸出手，指着王杜说：你是不是打算离婚？

她的手离王杜的脸还有一米多远，但王杜清楚地看见了她手上粗糙的纹路。这是长期干家务的结果。王杜坚决地说：我没说要离婚，是你说的。

周禹说：那好，我也不想离婚。既然我们都不想离，那么有件事请你安排一下。

王杜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周禹说：我想见见她。请你跟她联系一下。

王杜说：你想干什么？

周禹说：她救了我的丈夫，我应该去谢谢她。

王杜说：你不要去见她。我自己去一下就行了。

周禹讥诮地说：你难道还想再单独见她吗？

王杜低下头，双手插在乱蓬蓬的头发里，半晌才抬起头说：我跟她联系一下，她未必愿意的。

周禹说：她愿不愿意关键在你。如果你不想让我见她，我只好自己去找她。你应该相信我能够找到她。

王杜这时的内心非常虚弱，他想，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总归会有这一天的。家里有电话，他没有用，跑到楼下的公用电话那儿给子蔚打了个电话。他没说的，只说自己想见她，就明天，他约了个咖啡馆。子蔚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不在她的住处。王杜说见面再说吧，有人等着用电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第二天，周禹才问起子蔚的名字。她还面带笑意地询问她的长相：她漂亮吗？王杜不肯说，他神色委顿，说：你自己看嘛。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，周禹问：你这次出去可能会挣到多少钱？王杜狐疑地回答：大概一万块吧。周禹翻出了一张一万块的存折，找出身份证带在身上。他们出了门，周禹先去取了钱，然后他们打车去咖啡馆。路上，王杜问她拿钱干什么，周禹没搭理他。

子蔚心里隐约有些不安。她和王杜已经很久不在咖啡馆之类的场所见面了。她觉得蹊跷，又担心被熟人看见。这天是个星期日，人不少，子蔚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啜着一杯橙汁。她的对面还放着一杯咖啡，那是她给王杜要的。这时候，她看见了王杜高大又有些微微发胖的身影，她坐着没动，只是微笑着抬起头。正好有几个人走过来，她没有注意到王杜的前面还有另一个女人。王杜的表情木然，没有提示他是和另一个女人一起来的。周禹走到桌边停下来，向她伸出了手。子蔚一愣，慌忙站起了身，椅子被她碰得嘎地一响。子蔚向王杜投去询问的眼光，王杜把视线避开去，说：这是周

禺。子蔚的心里立即感到了冷，她的目光像冰碴子一样射向王杜，但王杜就是不看她。子蔚坐下来，说：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
周禺说：早就想见到你，一直没有机会。

子蔚不说话，冷着脸打量着周禺。她比子蔚想象得要漂亮。

周禺问王杜：你喝点儿什么？

王杜说：我不要。

周禺冲小姐扬扬手，说：给我一杯红茶，给这位小姐再来一杯橙汁。她显得很老练。王杜知道，周禺极少到这样的场合来，她的老练只能说明她对于今天的这次约会的重视。他觉得自己过去低估了周禺。他坐在那儿，双手搁在自己带来的皮包上。子蔚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他面前的那杯咖啡，心里冷，又有点惘然。

小姐把红茶和橙汁端来了。周禺端起茶，冲子蔚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说：我今天是来谢你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我的丈夫。

子蔚说：你用这种方式约了我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

周禺说：当然不全是。我本想单独找你，可我不知道怎么找到你。如果你觉应该由我们两个单独谈，我可以请他回避一下。

王杜的脸色煞白。子蔚说：不必了。

周禺说：我还想告诉你，我到目前为止还爱着我的丈夫。飞机掉下来了，我的天也塌下来了。我真心地谢谢你。

子蔚的手微微发颤，她避开周禺的眼睛，盯着王杜。王杜低着头，好像什么也没听到。她想，他对我讲的那么多关于他妻子和他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还有多少是真的呢？子蔚突然觉得有些奇怪，她怎么看，面前的这个男人都和她心里的那个判若两人。她好像在做梦，梦里有飞机在天上飞，没有声音，好像是一只风筝。子蔚问王杜：你呢？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

王杜游移了一下目光，然后看着她，说：我也谢谢你。真的。

周禹说：我们两个，还有我们的女儿，都谢谢你。

子蔚轻轻地笑了。这一瞬间，她想了很多。她扬扬眉毛说：那好吧，你们准备怎么谢我？

周禹说：我们想给你一点补偿——王杜，你把钱拿出来。

王杜愣着不动，接着又顺从地从包里掏出了钱，放在桌子上。王杜觉得自己好像在梦里被人讲了一回价，他觉得非常尴尬。但他立即就坐直了身子，他想到还有两个女人爱着他，争他，自己还不失为一个好男人。周禹把钱推到子蔚面前，说：这是一万块。

子蔚把钱拿过去，用手弹一下，说：才从银行取出来的吧？她对王杜说：你值这么多吗？又对周禹说：我想我不能要这么多。我可不能宰你。我想想该拿多少——她把钱抓在手上拨弄着，她很愿意把这个时间拖得长一点。

这会儿子蔚已经完全从梦里醒过来了。而周禹却觉得自己突然坠入了梦中，她对自己今天做的一切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不动声色，她想自己这会儿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子蔚从那叠钱里抽出了一张一百块的，对小姐竖起手指，说：请过来结账。她把钞票放在盘子里，说：不用找零了。等小姐走开，她对周禹说：剩下的请你收起来。我想我们两清了。

周禹的嘴唇发颤，她缓缓地站起身，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快步走出去。王杜看看子蔚，把钱收进了皮包，跟着往门口走。

子蔚觉得浑身软软的，没有力气。她觉得悔恨，觉得不公平。她心里对那个把背影留给自己的男人确实已经没有丝毫的留恋，从此以后她将和他形如路人。然而，这段经历将会永远地驱之不去，在心里尾随着自己。



王杜在出门的时候回了一下头。他看见在橘黄色的顶灯下，子蔚的双手捂在脸上，指缝里有闪亮的泪水流出来。乍一看，好像是她的双手在流泪。



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

房子里是他所熟悉的气息。

这是一套两居室。厅很小，只能摆一张饭桌；上面的一束花是他上次带来的，已经萎了。两个房间，一个做客厅，另一个是卧室。厚重的窗帘紧闭着，窗外有一盏路灯，探头探脑，使足了劲才在窗帘中央透出了一个淡淡的光斑。卧室里陈设简洁，一张床，一只床头柜，还有一个衣橱。衣橱不是木质的，是布的，简易的那种，一道拉链自上而下，切断了一条河流。这是一个拙劣的工业品，每次他的目光沿着河流扫过去，都要在接缝处咯噔一下。这似乎在提醒他，她是一个旅人，衣橱里随时都会空掉。拉链“滋拉”响一下，半晌，再响一下，衣橱就空了。然后是关门的声音，这房子也就空了。

但是这房子现在是充盈的，弥漫着他所熟悉的味道，一股浓烈的香气。据说是印度香，不知是在哪里燃着，还是已经熄了。总之

房间里充满了浓雾似的香味，饿急了似的往人鼻孔里钻。也许还混杂着她的体香，她的体温幽幽地烘着她自己，把她自己放大了。

卧室的斜对面是厨房，她在里面忙碌着。灯光把她的身影也放大了，恍若是一个主妇的身姿。但她不是主妇，他们也不是夫妻。显然的，对这里，他是熟门熟路，所以他累了，就可以直接到卧室的床上躺着。现在他起身了，走到逼仄的小厅里，用手拨弄一下那束枯萎的花，拔出来，继续走向厨房。客厅的壁灯开着，音响也开着，传出一丝淡悠的音乐，很熟悉，却说不出名字；此刻，厨房才是真正的中心，锅铲在摩擦，油在炸响，抽油烟机在轰鸣，那是一个乐队的打击乐。她既是乐手，也是一个舞者。灯光和火苗勾勒出她的背影，他沿着光亮走过去，手里拿着那束花，悄悄地，以一种舞场上锤炼过的脚步走过去，仿佛双人舞里献花的男主角。她厨师一样颠着锅，火苗突然“轰”一声腾了上来，锅燃起来了。他吓了一跳。她却没有被吓着，左手晃动着，好像在玩着那团火。他定住脚步，痴痴地看着她。火熄了，她放下锅，右手用锅铲挑起一点菜，尝了尝。一个精致的下巴。他走近了，轻轻把手里的花扔进垃圾桶。刚要说什么，她却回过了身，挑着菜的铲子伸了过来。

“你，尝尝。”

菜在铲子上显得很少，到了嘴里却是满的。他“呜呜”地赞着，疑惑地看着台面上魔术般变出的菜肴；红艳的西红柿，翠绿的菠菜，淡雅的韭黄，还有肉、一条鱼，它们还没有变成菜肴，但也快了。一起上楼的时候她的手上并没有拎菜，那么说，她是早已准备好了，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他想不出，也不敢贸然询问，怕她责怪他粗心。他略有些惶恐，还有些不快，似乎她有什么秘密隐瞒着自己。她继续忙碌着，要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，肯定要把做

饭进行到底。他讪讪地问：“要我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，”她愉快地笑着说，“你能帮什么忙？——别闹，别耍无赖了，”他从后面抱住了她的腰肢，脸贴着她的背，脸在上面轻轻摩挲着。她晃晃身子挣一下，“你去坐着，听听音乐吧。”

他听不见音乐。过于熟悉的音乐容易被忽视。客厅的灯光很清淡，茶几，地面，墙壁，所有的平面都在反光。很柔和。这是星期三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，一个星期的中点。但是它现在有点神秘。其实要是深究起来，神秘的东西可真不少。但是不该深究的就不能深究，这是他的原则。何必要深究呢？生活哪里经得起深究呢？就像这个沙发，他现在坐在上面，但他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根弹簧；卧室的那张床，他无疑是熟悉的，他熟悉那上面时常变换的温暖的床单，那里自然也曾落下过他的毛发，但他不晓得床底下还有些什么，也从没想过要去看一看；即使是那个简易的衣橱，他也只知道里面是她的衣服，却不知道有几件，是什么样的衣服——其实这倒也是重要的呀，现在是秋天，如果里面还挂着冬天的衣物，也许就说明她还准备在这里继续住下去，在这个城市住到天冷，他们还可能相伴到冬季——可是他以前确实没有留意过。

他心里感到一丝疼痛，突然发现自己害怕她的突然离去。他站起身，想去卧室看一看，看看候鸟预先准备的羽毛。但刚走出两步，他就停住了。他看到了墙上她的两张照片，也是他熟悉的。一张是纽约的世贸中心，现在已经成为废墟，她站在远处微笑着；另一张的背景是浦东，她倚栏而立，那是她出国前生活的地方。光圈8，百分之一秒，他略懂一点摄影，但他们大学毕业距今已经六年，百分之一秒，你能看出什么？